

不写传奇写苍生!张永新谈《八千里路云和月》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一部《觉醒年代》,让观众看见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与理想之光;时隔数年,导演张永新携全景式平民抗战剧《八千里路云和月》重返荧屏。这部正在央视八套、爱奇艺热播的沪产力作,以淞沪会战为起点,将镜头对准军人、厨子、知识分子、市井百姓,在柴米油盐里写家国大义,于寻常烟火中照见民族风骨。

在接受新闻晨报等媒体采访时,导演张永新坦言,“求真”是创作的重中之重。从时代氛围的复刻到年代生活细节的准确性,他都希望能还原成观众能够认可和感知的真实;而每个人物的成长弧光,同样不是靠喊口号完成的,而是靠眼神、动作、细节里的转变。“每一个角色都是活人说人话,活人干人事,不要高台教化,发自肺腑的声音才最有力量。”



多历史人物原型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时代缩影。张云魁从旧军人到新四军指挥员的转变,孟万福从市井圆滑到挺身抗争的成长,丁玉娇从闺阁妇人到扛起家国的坚韧,不是戏剧化的突变,而是历史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

“天下好戏,唯真不破。”这是张永新在片场与主创团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他看来,真实,是影视创作的土壤。“影视剧中的戏剧冲突都是虚构的,可它的标准偏偏是悖论式的——必须要还原成观众能认可、能共情的真。尤其是历史剧,观众对真实的渴求度、对时代氛围还原的严谨要求,是几何级提升的。”

为了守住这份真实,剧组搭建了完整的考据体系,还专门邀请了历史顾问、风俗顾问参与其中。其中,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许静波担任历史顾问,为全剧的史实依据做了海量的考据工作。“我们抛过去的每个问题,他们要遍查上海的档案馆、博物馆,完成的学术分析与考证工作可谓汗牛充栋。观众在屏幕上看到的可能只是几秒钟的镜头,背后是他们百倍的汗水。”

“大道市政府时期物价多少?汪伪政权立足后汇率如何变化?石库门的格局、法租界的规则、街头的叫卖,甚至一块肥皂的价格,我们都要查清楚。”在张永新眼中,上海不是一个符号化的背景,当年任何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对普通人的生活而言就是天翻地覆。“这些环境的呈现,要像人的呼吸一样自然,方方面面都容不得一点疏漏,如果跑偏了,可能整个环境的味道就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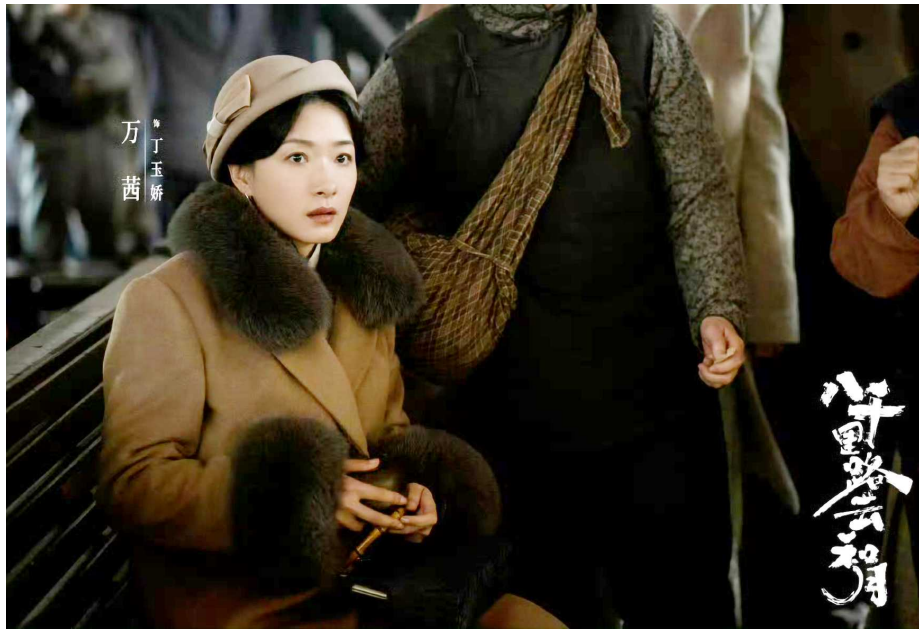
“地里涌出来的”故事

“我是山东人,从小听家里老人讲抗战故事。”童年的记忆,让张永新一直到那段民族苦难与抗争史有着强烈的创作愿望。几年前,他因缘际会接触到《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剧本,被其独特的角度深深吸引——战争来临时,一位军人,一名妻子、一个厨子的视角切入,他们如何生存,如何抉择?

“战争的残酷不只是战场厮杀,更是对普通人安稳生活的破坏,是钝刀子割肉的折磨——要照顾家人、内心天人交战、面对屈辱抉择,这种破坏性丝毫不弱于战场。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我们希望观众多角度理解战争对普通人的影响,居安思危——如果身处那个年代,我们会怎么选?”

换言之,取自岳飞《满江红》的剧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既是物理空间上山河万里的颠沛,也是中国人精神层面的跋涉与坚守。张永新拒绝传奇化、爽剧化,坚持把故事往现实中扎:“我跟编剧老师们商量,传奇性的桥段能不能少一些?从地里涌出来的故事能不能多一点?”

恪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剧中张云魁、孟万福、丁玉娇等主角虽然为虚构,却并非凭空杜撰,是编剧在查阅海量文史资料,融合众



一碗米、一壶水、一顿饭……这些在和平年代稀松平常的事,在抗战背景下,就可能是关乎小节与大义的冲突。剧中万福与张汝贤因大米勾起的风波,以极小切口,撕开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碾压:后方不是避风港,而是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同样让观众称道的,还有《八千里路云和月》对军装制式、武器装备的细致考究。张永新坦言,一部大戏背后是一个浩大繁复的系统性工程,每一个细节都要准确还原:“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的军装是一种样式;皖南事变之后,我军自主设计的臂章又是一个样子;还有川军和西北军奔赴战场的环节,他们的草鞋怎么打?他们的服装、被褥、饮食、枪械什么样?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准确,还要创作出背后的意象——在积贫积弱、武器不足的状态下,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抗争的悲壮。”

用真心换真心

《八千里路云和月》拍摄周期近200天,战场戏、生活戏层层交织,创作难度极大。让张永新最为动容的,是与全体演员的“同心共赴”。

开篇张云魁率队在柳镇搏杀的戏份,恰逢一年里最热的几天,地表温度接近50℃,全体主创却依然顶着酷暑完成拍摄。还有一次,为保证拍摄进度,剧组连续拍摄近40小时,万茜、黄澄澄、毕彦君等演员老师甚至在现场吃了速效救心丸,凌晨三点多还在坚持拍摄。“你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他们把角色化为了自己,我作为跟他们一起战斗的伙伴,感受到的是由衷的敬佩。”

在人物塑造上,坚持每个角色贴近人物性格,严格按照生活逻辑走,人物的成长与转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藏在眼神、动作、细节里;演员们也精准抓住了这份“克制的力量”,让张永新常常在监视器前热泪盈眶:张云魁对孟万福一句“你要好好活,要不屈地活”,道尽战友间的托付与民族的气节;而孟万福去张家报信的戏里,一家人强忍悲痛互相隐瞒,没有撕心裂肺,却让无数观众落泪……“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让观众有同频共振的感觉,是这几位老师表现出了我们每个中国人深埋心中那份对牺牲的自然生发的认知,完全是用真心来完成的。”

在群像刻画上,剧组同样用心至深。无论是唱着“三不归”舍身炸坦克的勇士,还是哼着山西酸曲的普通士兵,即便戏份不多,也都有鲜明的性格与记忆点。“我们希望绝大多数人物都能经得起检验,活灵活现地立体化呈现,这是我们的诉求。”

从创作理念到细节考据,从地域还原到演员表演,《八千里路云和月》始终贴着土地、贴着人心、贴着历史。在张永新看来,这部剧的意义,在于传递穿越时空、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居安思危,慎终追远。“我们直面与呈现苦难,不是消费伤痛;而是以史为鉴、铭记过往,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我们希望让观众看见个体生命的珍贵价值,读懂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浴血重生的伟大征程。我们也希望借助艺术手法,讴歌与礼赞根植于血脉之中,高贵不屈的中华民族精气神。”

晨报记者 曾索狄